

挺住啊！百年老桥

□李晓

已经过了7月16日零点，傅哥还在床上辗转反侧，他总觉得身子燥热无法入睡。木门嘎吱嘎吱响，是山风在吹。

傅哥是万州区五桥街道香炉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山祥，住在城郊农庄。凌晨3点，他索性起床，抬头见黑云低垂，一道闪电在云层缝隙中划过，似乎是在给行走的黑日照亮天路。

早晨7点，滂沱雨水哗哗从天倾落。傅哥冲出屋，望着屋旁坝坝后的鱼池，池内养的团鱼鲤鱼们随洪水冲出，一排排盆景植物被洪水席卷而去。傅哥正要去抢盆景，手机铃声响起，是街道纪工委向群书记打来的，她是驻社区的干部。向书记声音急促：“傅书记，老街雨大，五桥河暴涨，很危险，马上赶到社区！”

傅哥来不及细想，驱车沿着洪水漫溢的山道飞驰。刚到山路与主公路交界处，公路上有人大声呼喊：“有个老婆婆困在屋子里。”回头一望，怒吼的洪水正沿着那家屋子院坝冲出。傅哥没加犹豫，蹚过河水冲进屋，把那个94岁的老婆婆背出了屋。

傅哥继续驾车飞驰，电话不断响起，铺天盖地的雨声中，电话里的声音只听得隐隐约约。途中，山上冲下的泥石流堵住了去路，正好碰见前面一辆摩托车，他坐上去往老街社区赶去。

百年老桥在暴雨中飘摇。傅哥赶到社区时，五桥河的洪水正冲泄而出。这条温顺的河流是长江二级支流，它是老街人心中的母亲河，每一个老街人，都是喝着它的乳汁长大的。

傅哥和向书记、社区干部们一合议，决定分头奔赴老街街巷通知沿河居住的居民迅速撤离。他们拿着小喇叭，大声喊：“洪水要来了，马上离开家！”大家的嗓子都喊嘶哑了，大雨中的声音还是显得很微弱。他们又一家一家敲门，全身淋湿后裤腿紧绷，腿脚有些发软，软软走上几步后，又梦醒一般地突然往前冲，这是与暴涨的洪水在赛跑呀！一些居民还在睡觉，睡眼惺忪中跌跌撞撞往外跑。76岁的刘老汉抱着一个木箱，里面有他的13张银行存折。刘老汉平时连买一个馒头吃也舍不得，13张存折是他勒紧裤腰带攒下的，有时候半夜也要起来一笔一笔计算。

从老街巷子里冲出门的王大哥，手里抱着一床刚买不久的凉席，突然又转身往回跑——他想起家里还有前不久才买的一口高压锅，只用过一次。傅哥大声喊：“你回去干啥子？”王大哥嘟囔着说，还有一口高压锅，新买的。“你还要不要命啊！”傅哥奔过去，拉住王大哥就开跑，五桥河的浑黄洪水已灌进香炉街的巷子里，漫到了大腿处。

洪水中，老巷子里的500多居民被紧急疏散了。这时，一个志愿者大声喊，香炉街临河的居民楼二楼楼梯口还站着一个老婆婆和一对母女在呼救。穿上救生衣的傅哥让志愿者找来绳子，一头拴在行道树上，一头拴在自

己腰上，他跳进齐腰深的洪流中，艰难地向街对面蹚过去，把被困的三人安全地转移到了安全地点。

傅哥在洪流中救援的这幅图片，正好被一名志愿者拍到了，当天刷爆了社区居民的微信朋友圈，不少人留言：傅哥，好样的！

30岁出头的小何在老街长大，大学毕业后在本地电视台做记者。当天一大早，他扛着摄像机直奔老街采访。小何拍摄的老街抢险救援新闻画面，第二天在中央电视台几个频道相继播出。洪流中的傅哥出现在央视新闻里，他说，没啥子，没啥子，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救人啊，是我的本能。

7月16日那天的降雨量达到了208毫米，创下了自老街有水文历史纪录以来的新高。上午10点40分，洪水漫过了老街的百年石拱老桥，当洪水逼近桥顶，洪峰中仅露出老桥的小小“头顶”时，站在远处的老街居民，感觉洪水也漫到了胸口，有人轻轻捂住了胸口在无声祈祷，老桥，挺住啊！老桥，它是老街人心里的老祖宗，老街人生活的半径以它为圆心，来来往往千千万万双脚印的覆盖，让老桥每一块石头都浸润了岁月的包浆。有一次我赤足走在老桥的青石上面，感觉有砚台般的光滑，一股温润之气贯穿了肺腑。遥想百年前，还拖着长辫子的家乡工匠们，为临河的老镇精心设计了这座坚固的石拱桥，它顽强而沉默地伫立在岁月的天光下，让我想起了从前车马慢件慢的日子。而今的老桥，是留给老街人心里共同的抚慰，是绵绵的乡愁，它如慈爱老祖母凝望的模样，让老街人凭吊岁月往事，抵御着岁月里消逝的某些东西。老桥两边临河的吊脚楼里，那些理发铺、修表店、配锁店、卖筲箕簸箕的农具店、铁匠铺、弹棉铺、油条铺、卤肉铺……成为一帧帧旧时光里的黑白底片。

当天上午11点，五桥老桥被紧急转移安置了2600多人，武警部队与社会各界力量出动冲锋舟、救生艇等开展了大救援。午后两点过，咆哮洪水终于退去，老街的人，齐刷刷的目光投向了老桥。老桥无恙，老桥只是在洪水中洗了个澡，它抖了抖满身的风尘，静静地看着浩荡江水东流去。站在桥端的老何给老桥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几个居民也躬腰向老桥致敬。

洪水侵袭过的老街，满目疮痍。一些居民、商家损失惨重，但很少看到他们脸上悲伤的表情。在老街开了一个家具店的老刘，家具全部被河水浸泡成了废品。他收拾着凌乱的店铺，见到我还坦然地说：“没事儿没事儿，只要命还在，该来的都会来，该有的都会有。”开泡菜店的老项家，200多个泡菜坛子被冲走了，还有几千斤泡菜与货物也打了水漂，损失了20多万元。我与社区干部进屋统计灾情时，老项的妻子哭了，老项拍着妻子的背安慰道：“我们人还在嘛，娃娃还在读研究生嘛。”老项血压有些高，平时喜欢喝点酒，妻子总担心他的健康。这一次老项决定戒酒了，说要好好爱惜身体，把生意坚持下去。

我所亲历的三次大洪水

□罗安会

人伏之初，我和家人计划上四面山避暑。不想，强降雨、大暴雨等席卷全国多地。眼看着江河溪流水位猛涨，大雨竟还要持续半个多月。

安全起见，我只好按兵不动，每天窝在滨江大道的楼房里，看天上黑云聚集，听耳畔雷声滚动，哗啦啦大雨下个不停，整个城区笼罩在灰色雨雾中，连平日里青翠葱茏的远山都不见了踪影。

看着被暴雨冲刷的滨江路，我的思绪不禁飞回到30年前的抗洪抢险岁月。上世纪80年代末，那时滨江路还是一片荒地，潮涨，江水漫上江岸；潮落，卵石泥沙裸露。江边没有路，沙石和生活垃圾堆积，浑浊的污水粪水从通泰门、北固门、东门、大西门的下水道直排江中，臭气熏天。

民谣曰：“江津城，地势洼，五月六月要搬家，七八九月抗洪水，十月修补安新家。”那年，一场特大洪水袭击了江津，江水倒灌进城区，低洼地带一片汪洋。怡然街、竹器街、河坝街、迎根门的房子只剩一半立在水中，江面上漂满桌凳、木桶、脚盆、凉床以及坛坛罐罐，木船、渔船、木盆在水中划来划去抢救物资。妻子娘家住在竹器街，幸好我罩着提

前搬了家，否则损失肯定惨重。一位同事住在妻子娘家隔壁，我叫他早点搬家，他还嘲笑我胆小。果不其然，不到半天功夫，竹器街只剩下房顶。要不是居委会派人帮忙，他家的被盖衣物一样也拿不出来。

那时，上千名民工在修建滨江防洪大堤，工程进行中就遇到了洪水滔宗。防洪大堤危在旦夕，指挥部迅速组织力量抢险救灾，努力让损失减至最低。当时我辞职经商创办了一家电视摄像服务部，我将摄像机镜头对准奋力抢险的民工，对准顶风冒雨将救援设备转移到安全地带的青年突击队队员，对准吃住住在棚里的民工以及主动捐款出力的市民……这些鲜活的画面被江津电视台制成专题片播出，许多人看后热泪盈眶。当198米高的滨江大道护岸大堤终于屹立在河岸上，我荣获了“滨江工程建设先进个人”称号。

此后，在滨江防洪大堤的护佑下，我们过了好些年的安生日子。然而，2012年夏季，又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大洪峰，水位超出大堤1米多，滨江大道一片汪洋。那年，我作为自愿者和渔夫一起搭乘渔船，配

合居委会抢险队穿梭于七贤街与北固门滨江大道一带，帮助抢运货物。退水后，十余公里长的滨江大道清淤工作量很大，几千人热火朝天苦干一天，滨江大道又恢复了往日的洁净。北固门滨江路的水文标记上，从此刻上了“2012年7月，洪水标高199.1米”的历史印记。

想不到，今年这场洪水也如此凶猛。有300多年历史的李市镇顺河老街，一色的明清串架木屋，青石板街上，青苔覆盖但整洁光滑，老作坊、酿酒坊、木匠铺、杂货铺林立，引得不少远客流连忘返。就在前几天，我们还在当地文友带领下沿河街闲逛，我手持相机东拍西照，记录着老街的面容。而今，这里却被洪水蹂躏得面目全非。

李市镇老付说，7月3日凌晨3点多，正在值班的他发现河水暴涨，沿河老街开始涨“强盗水”，大水迅速倒灌进居民家中。他一边打电话通知镇上，一边飞快地沿街奔走，边走边大吼：“涨‘强盗水’了，各家各户赶快撤离！”睡梦中的居民被惊醒，知道不声不响的“强盗水”凶猛，赶紧收拾

在这个夏天，重庆人众志成城

抗洪

这个夏天的雨水有点多，这个夏天的洪水有点凶。随之而来的还有岩石垮塌、道路中断、良田被毁，甚至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就在这令人揪心的时刻，村社干部来了，公安民警来了，部队官兵来了，青年志愿者来了……是他们，奋战在抗洪抢险的最前线。

这些身影，和重庆人面对困难所表现出来的达观、勇敢与自信，构成了这个夏天波澜壮阔的战洪图。

□兰采勇

今夏的暴雨让穿城而过的某河水位不断刷新历史数据，甚至超过了记忆深刻的1998年洪水水位，这让原本见惯不惊的某城人有点猝不及防。

从6月下旬起，短短15天内，某河流域出现4次洪水。浑浊不堪的洪水像一条桀骜不驯的黄龙耀武扬威，一路挟卷而来的石头、泥沙、草芥、树枝等随着波涛起伏不定。惊涛拍岸，发出“哗啦啦啦”的声音，撞击着城区两岸的台阶，也撞击着某城人的心。水位一涨再涨，漫上了滨河步道，漫上了公路，某河的地标性建筑彩虹桥两端隐在了洪水之中。洪水淹没了北街菜市场，某江颂大型浮雕壁画前的观景步道，某江大桥下老车站等一些低洼地带，然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侵占了文龙街道菜坝社区的一些商铺、居住楼，以及南州小学和某江中学的部分教学楼层。某江大桥禁止通行，沱湾大桥禁止通行，城北大桥成为连接两岸的唯一通道。

在那些让人心惊肉跳的画面里，村社干部来了，公安民警来了，部队官兵来了，青年志愿者来了……他们身着各种各样的服装，像出征的战士义无反顾地迎向暴雨和洪水，紧急转移群众10万余人，并确保了零伤亡。

洪水渐退，街面上覆盖着厚厚的淤泥，垃圾和杂物堆积如山，被洪水浸泡过的商店与门市有如发酵一般狼藉一片，一些路灯、护栏等设施也都是东倒西歪，某河两岸的花草裹着厚厚的泥浆，看不到生机盎然的景象，树枝上、护栏上还悬着一些不知从何处漂来的衣物布料，其情形用“浩劫”来形容绝不为过。泥土和枯草混杂在一起的潮湿腐烂，在烈日的曝晒下散发着刺鼻难闻的气味。

清淤的战斗旋即打响！城区内上万名党员干部和社会群众自

□糜建国

7月17日的夜晚，从阳台上望出去，满当当的一江水像镜面一样，将两岸的灯光反射出来，整个夜景海市蜃楼似的。或许我就是被这个美景给吸引了，一时心血来潮，要出去走走。妻子也立即响应，于是，我们驱车出门。

没想到，在菜园坝下道的时候，却堵车了。

水果批发市场，历来就是这个时间点生意最旺，各区县经销商以及主城的水果店老板，都开着货车或者叫上货拉拉来进货。

等我们慢慢往前行的时候，才发现从菜园坝袁路那一段，一直到九滨路，一辆挨着一辆，连绵几公里，都排满了装得满满的西瓜大货车。所有车辆都打着灯光，车队像一条长长的火龙，非常壮观。

大卡车基本上都是陕西、河南等外地牌照，每辆车前面都摆放了一张小桌子、一把椅子、一台磅秤，卖水果的老板躺在塑料椅子上，打着光膀子，摇着蒲扇，等待客户光临。而旁边的小桌上呢，一个划开的西瓜像一朵漂亮的花瓣。

我们看中的这辆卡车，老板是一位中年妇女，见我们要买西瓜，说一块二一斤，任意挑选。其实我们也不会挑，说随便抱一个就是。

“一个西瓜平均20斤，按照一车30吨计算，一车大概3000个。一个西瓜赚两个三块，一车货卖完，大概毛利润在七八千块，除掉开支，也就是赚取一点辛苦费。”在妻子扫码付钱的当头，女老板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虽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但还是很闷热。她顺手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利索地将我们买的西瓜装进袋子里。旁边的工人们打着光膀子，像流水线作业那样，从大卡车上扔下来的西瓜，被下面的接住，然后装进前来进货的小货车里，码得整整齐齐。

因为住在对岸南滨路上，我这十几年来对洪水涨势非常清楚，包括菜园坝水果市场、竹木市场的情况。正如女老板说的，他们都习惯了，习惯了江上的风平浪静，也习惯了某天洪水滔天。洪水来了，他们就搬出

清淤，一场特殊的战斗

发组成志愿队伍，来到某河沿岸的滨江路，帮助当地居民排水清淤，我所在单位去往受灾最重的菜坝社区。挖掘机负责清理堆放在宽阔道路上横七竖八的残垣断壁，洒水车释放的高压水柱对着积压的泥浆近距离猛攻。但在挖掘机和洒水车无法到达的小巷子，只得依靠人力清理。

穿着长筒靴，一脚踩下去，鞋面就被淤泥迅速给埋没了。一些住家户的门窗家具破损严重，四处还散落着衣物、食物等支离破碎的东西。望着隐在巷道里的小泥沟，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砸当”一声，小张手中的铁铲碰到了隐藏在淤泥中的障碍物，铁铲纹丝不动。他放下铲子，双手伸进淤泥中，居然抠出了一块门板。“来，搭把手，把这个‘拦路虎’搬到运渣车上！”

有人靠上来，每人抓着门板的一个角，“一、二、三”，门板嗖地一声落在了车厢里面，泥浆飞溅出来砸在众人身上。

都说雨后的太阳光最毒，何况是在盛夏。清淤的人们不管不顾，没有一人因为淤泥刺鼻的味道而叫脏叫累，没有人停下来擦那满脸满身的污渍；腿站得酸软了，扭一下身体活动一下关节，坚持！手指被钉子划破了，放在嘴里吮吸一下，坚持！汗水顺着睫毛流进眼睛，难受得睁不开眼，坚持！

“小张，你妈妈来看你了！”只见一个中年妇女一瘸一拐地来到了我们的“战场”。这位阿姨是抢险英雄，在前期洪水来袭时成功救援被困人员，返程途中一脚踩空摔倒了，她的故事一度刷屏微信朋友圈。她为无法参加清淤工作而耿耿于怀，就拎着一个大西瓜来慰劳我们。其实，在这清淤的街面上，还有不少夫妻档、父子兵、母女花。

如今，走在某江大街小巷，或许你的眼前还残留着洪水泛滥过后的伤痕，但百姓的生活已逐渐回归正轨，滨江路上又出现了坝坝舞爱好者的身影，熟悉的叫卖声又在街头巷尾响起。

我们熟悉的某江又回来了！

当洪水来临的时候

来；洪水退了，他们又搬回去。还有人说，与洪水斗，其乐无穷。

而我对于洪水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在2015年。

几乎是一夜之间，菜园坝整个竹木市场、水果市场全被淹没，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在菜袁路下面，靠江的一道，由于洪水从排水口倒灌进来，进入了道路下面的负一楼、负二楼、负三楼，而很多商販的库房就租在负三楼、负二楼。这下可苦了他们。

周大姐就是一个。

周大姐冬天卖棉絮，夏天卖席子。那晚洪水来得太猛，连朝天门、解放碑的搬运都叫来了，库房的货物还是抢运不赢，她价值30多万元的席子，全部“泡汤”了。

为了照顾两个孩子上学，在外打工的周大姐和丈夫老白2013年返乡，在菜园坝开了间店铺，日子也算蒸蒸日上。那年，他们一次性从湖南厂家进了30多万元的席子，没想到，刚搬进库房不久，就被大水淹了。这几乎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我可能又要出去打工，可快60岁了，还能做什么？”老白叹了一口气。

“没得出息！你看河坝廖二娃，跳板都被河水冲走了，也没有见他哭呢！只要人还在，怕啥子嘛！”话虽这样说，但周大姐还是抹起泪来。

等洪水退了之后，暴热天就跟着来了。那阵子，大太阳底下，都是周大姐在公路边晒席子的身影，“这可是钱啊！”她用水桶提来水，跪在地上，用刷子刷，用抹布抹。就这样，周大姐把洗得干干净净的席子降价卖给了工地上的农民工，没亏不说，还小赚了点。

而周大姐说的廖二娃呢，是在河边竹木市场做跳板生意的。

那天洪水来得太快，廖二娃的跳板才转运了一车，剩下的被大水冲走了。洪水退后，很多人看见廖二娃穿着一条短裤，划着一只小船，撑着一根长竹竿在江中打捞跳板。

西瓜老板、周大姐、廖二娃们，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一种力量。正是这种不向苦难低头的精神，我想，就算再大的洪水来了，两江沿岸的人们都不会退却。